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 尴尬的“中国工人”

“中国工人”这个概念的浮现，有助于这两个被分治的群体进行一次形象和意识上的整合，从而产生一个统一的“工人”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工人在中国的整体状况。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年末，“中国工人”这一概念突然引人注目。这直接来源于美国《时代》周刊的评选。在这家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工人”被列为第二名，位于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之后。

这一事实，多少有些令人尴尬。尴尬在于“中国工人”的贡献或者命运，需要一家美国杂志首先提出。正是这种“输入型”的关注，使得这群人被定名为“中国工人”。如果关注是发本土的，他们将被称为“工人”，就像我们说运动员、干部或者房地产商一样，无须特加“中国”二字。

这样，加在“工人”前面的“中国”二字，基本上作为地域限定词而使用，而不是激发骄傲感的用法，虽然这两个字经常被这样使用。

我还愿意指出一种尴尬。当我们说到“中国工人”的概念时，我们是在一个国际语境下谈论中国工人，这时，很容易把农民工包括在里面。而当我们仅仅使用“工人”二字，也就是在国内语境下谈论中国工人时，我们谈论的对象往往并不包括农民工，而是谈论的“工人阶级”这个概念里面的工人，来自城市、属于城市，被赋予国家领导阶级的传统属性的个体。这就是说，“中国工人”，在国际语境和国内语境下，概念存在着差异。

在由《时代》周刊提出的“中国工人”这个群体中，无疑要在国际语境下理解。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不再是“中国工人”的边缘人，而是“中国工人”的主力，“中国工人”的典型形象。《时代》周刊上打工妹的照片，以及对“中国工人”的评语，都表明了这一点。它的评语说，“中国今年能成功保八，归功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背井离乡这个词，无疑属于农民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

工人”在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形象分裂。它被分裂为“工人”和“农民工”两个部分。其中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下岗”、“再就业”、“安置”、“城市贫困人群”、“最低生活保障”等词汇；常常与“农民工”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讨薪”、“外出”、“血汗”等等，这些词汇描摹了一个不属于城市的甚至被损害的劳动者形象。

大致而言，“中国工人”在传统的理解中，与农民工分属于两个社会群体，“工人”属于城市社会问题，“农民工”属于农村社会问题。或许，“中国工人”这个概念的浮现，有助于这两个被分治的群体进行一次形象和意识上的整合，从而产生一个统一的“工人”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将能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工人在中国的整体状况。

在国际语境下，“中国工人”形象得以整合，并被农民工形象典型地代表，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工人与其他地域范围内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得以突显。今天，中国工人在本国的流水线上从事着国际分工中的生产，他们生产的产品行销全球，供应了世界，这不只是对中国的

“保八”或者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也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人类生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所做的越是具有世界意义，那么他们越会成为世界的焦虑之一。这种焦虑的广泛性，包括中国工人的生产是否对他国工人的工作机会造成了影响，中国工人的劳动安全状况是不是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人权问题，中国工人是否受到本国和外国的资本拥有者的人道对待等等。

“中国工人”还有一种尴尬：当我们在本国语境下谈论工人或农民工时，往往意味着诸多麻烦，从而有某种头痛之感，而我们谈论发展时，更加在意的是投资和贸易活动本身；在国际语境下，“中国工人”则获得更高水平的肯定，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消除这种尴尬，有赖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有赖于社会观念的进一步更新。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邓成明

“我们不能监督亚组委，但是市政府应当向人大有个说法。”

——广州市人大代表邓成明要求广州市政府公开数额可能达2000亿的亚运花费。

## 权力尊重民意天经地义

回应《权力与民意分离谁之过》(12月20日柒周刊 03版)

如果权力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也就是权力与民意背离，首先该检讨的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各级政府部门。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权力自然应该尊重民意，而不是拂逆民意；应该最大

限度地按民意行政，而不是与民意对着干。当然这里的民意指的是符合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意见，少数人的偏激之举甚至胡搅蛮缠不在此“民意”之列。

(南京 王列)

## 农民工死于城市冷漠

回应《最后两个月工资还不够他火化费用》(12月20日柒周刊06版)

两个月的劳动所得竟然不够火化的费用，相关企业该反思反思了；企业在追求高利润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城市的管理者也该反思反思：民工看上去

是死于偶然，深层次却是死于过重的负担，死于城市的冷漠，死于社会的边缘化！如何改进？惠民政策的建立健全，对百姓特别是弱者倾注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南京 张殿恩)

## 欲治雷语先治“雷官”

回应《病根不除 来年雷语依旧隆隆》(12月20日柒周刊11版)

“快报再评”一语道破天机，如果不是媒体揭露，不是网友穷追猛打，“雷官”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说了雷语的；如果官员不理解官民利益一致的道理，并且

不身体力行去促进这种一致性，那么官民本来的鱼水情深关系很有可能演变为势如水火的对立关系。这个时候，不出现雷语才怪呢。

(无锡 陈豹)

## 律师不是职业“讼棍”

回应《“李庄门”背后的律师生态》(12月20日柒周刊 05版)

司法行业关乎人命，任何差错都可能给社会带来悲剧。司法腐败危害极大，那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突破道德底线、为赚钱不择

手段的所谓名律师，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和利令智昏的“讼棍”，对社会的危害和黑社会有得一比。

(芜湖 吴能彬)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说实话，以我的工资来算，大概也要十多年才能买到一个小房，还买不起大房。”

——南京市代市长季建业在市民论坛上坦言，南京的房价确实比较高。

“就是很舒坦，脸上没痛苦。”

——山东初一学生张继鑫被老师罚站冻死在排水沟中，该校一老师竟称当时孩子“死得很安详”。

“政府明确决定的项目，如果民众坚决反对，无论是什么项目都不会建。”

——广州花都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给市民吃“定心丸”。

“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中国社科院在其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中表示，2009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

“工作37年，我不廉政，但很勤政。”

——涉嫌受贿的黄冈市总工会原主席操尚银在法庭上向法官提出希望对自己从轻量刑。

“这么一帮人确实把这个东西弄得很火，但就是一个金色的棺材而已。”

——崔健呼吁关闭MTV台，炮轰其为音乐家挖坟墓。

“萨卡什维利追求的政治目标，是炸毁连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纽带。”

——俄罗斯总理普京谴责格鲁吉亚政府拆毁苏联时期建造的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

“你不能拯救所有的‘街友’，也不能在违反他们意愿的情况下照顾他们。”

——法国第一夫人布鲁尼欲为流浪汉丹尼斯安排一个月的免费住宿被拒绝，她表示尊重“别人的选择”。

“敌人跟以前一样活跃。”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暗示古巴与奥巴马政府之间所谓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国家。”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将继续发展核武器。



(上周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白岩松 新闻 171

“绝不是判哪一个个例死刑，这个问题的基础就被端了。”  
——张明宝被判无期，引公众不满，在白岩松看来，判张明宝死刑不等于判“醉驾”死刑。



孟非 零距离

“这样肆无忌惮的权力自肥怎么能老百姓不說話，不骂人？”  
——宁波实行错时上下班后，公务员全天工作时间仅为6.5小时，孟非建议公务员推迟下班时间。



东升 东升工作室

“信任一个人，理论上讲只需要一次。”  
——南京发生暂停为白血病患者捐款事件，东升强调诚信的重要性。



吴晓平 听我韶韶

“有时候‘民主’也蛮可怕的。”  
——重庆一辆大巴乘客集体表决赶两个病人下车，老吴认为此举糟践了民主。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